遲川集 七

雜著

終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啓辭

禮曹啓辭 辛未

啓曰臣等伏覩 備忘記辭旨懇切深以典禮未完爲歉至有不得一刻安心之 教凡厥臣僚亦各有父母孰不感動於今日之 教臣等俱以無似待罪春官豈不欲將順 聖心以成大孝而事莫大於祀典禮莫重於廟制苟有一毫未盡使君上未免國人之議則亦非事君盡禮之道也臣等竊惟聖人制作初極簡質父爲士子爲大夫葬

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莫以士祭
以天子諸侯斯乃三代之定制而上下之所通行
也漢倣周禮皇而不帝曹魏以後此禮始變大夫
有追贈之規帝王有追崇之典事雖非古禮或因
時然此皆始封君之事至於繼體則適孫承統而
追崇蚤卒之父者間或有之而此外又有旁支入
繼而僭尊其私親者則悖倫失禮之甚而當時非
之後史罪之伏惟 殿下以 宣廟之直孫閔
宗社之將亡掃除昏殲纘紹 祖統事殊始封禮
異旁支其與適孫承統者似無異同而 大院君

未得曾居儲君之位則其視蚤卒之太子又若不無差別惟玄宗故事最為襯着而踐位與未踐位之間禮有常變之別然則上下數千年間實無與今日之事恰相似者而當初議禮出於倉卒論定又狃聞濮王嘉靖之事故見 聖上從藩邸承大統則誤認為為人後見 聖上以孫行繼祖統則謬擬於漢宣之嗣孝昭不悟旁繼直繼之間事有不同從孫直孫之間禮各有異乃以 大院君之廟屬諸支子此則一時所見之未盡而至於屬稱之稱則其時禮官之議以考位之闕為疑故稱祖

於 宣廟而稱考於 大院君則其於典禮之定
思過半矣自古未有王者稱考之主而祭於私室
者而朝議未同九年不定禮家多門人各異見聚
訟之歎自古有之非獨今日爲然也父子之情發
於天理顯親之心無間上下以 殿下之誠孝其
欲加隆於稱考之處者何所不至孔子曰欲觀夏
禮是故之杞而杞不足徵也欲觀殷禮是故之宋
而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無徵不信
不信民不從夫以孔子之聖其於先王禮意何所
不通而猶不敢爲無證之言者蓋慮其取信之難

也今日之禮經傳無可證之言史籍無可擬之處
雖使通儒碩士生於今日必有無徵之歎況於臣
等之淺學乎所見不到而強論大禮臣等之所不
敢也心中不能無疑而奉行是事亦臣等之所不
敢也事疑毋質禮奢寧儉與其斷行從厚之禮或
致後人之譏不若務為折衷之論俾無後悔之為
愈也臣等之意略倣光武故事別建廟宇以從祭
以諸侯之禮則祖子孫之倫序井井不紊而祭祖
參考之禮咸秩罔愆但不入於宗廟不列於昭穆
以寓謙遜之意而已 聖教所謂尊祖敘倫盡孝

中禮之道恐不出此矣 聖明必以未舉縟禮為歉然叅以諸侯禮有明文夫以舜禹湯之聖豈有不足於尊親之理哉省後世之繁文復三代之舊制無愧於古禮有辭於後日矣朝家處置自有體面設官分職細大異宜籩豆之事寔在有司典禮之官當在大臣國家莫重之禮俱非臣等所敢容議追崇之可不可別廟之當不當遍詢於諸大臣以決之方為得體 上裁何如

禮曹啓辭壬申

啓曰臣等伏見儒臣所論其不可祧 成廟之意

與臣等無異而所列朱子昭穆圖及春秋胡傳之言皆是也然於臣等之見亦有不能無疑者焉臣等竊按周廟昭穆圖懿王孝王以兄弟分列於二昭二穆之中而春秋胡傳又有襄宮皇考之語以此觀之則疑若以繼統之次定爲高曾祖禰者矣然其實有不然者蓋兄弟不相爲後之義始見於暨更而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之論備載於傳記如范甯何休賀循孔穎達等諸儒所論不可殫記而自古迄今歷代遵行已成不易之典至於兄弟異昭穆之說亦果間間有之如晉之刁協宗之

張齊賢皆主此論而及至胡朱二賢其說頗詳然
而終不得見施於當時後儒汪氏尤以爲疑舉胡
朱所論前後各異之處反覆論難而結之曰古制
不存無復可考其致疑也深矣汪氏之說今載春
秋集傳註解中可考而見也且汪氏所疑之外亦
有可疑者存焉何以言之王者廟制之論莫詳於
漢儒而韋玄成劉歆兩人所論昭穆之數多少不
同朱子亦未能決其是非故周廟圖兩存其說而
及著禘祫議論古今廟制則從韋玄成之說以太
祖及二宗四親共爲七廟而有高祖以上親盡則

遷之之語及為宋朝廟制圖則又采劉歆之說而
就加參酌以神宗以下六帝四世當三昭三穆之
數而太祖太宗仁宗三帝當五宗之數其與禘祫
議所論互相逕庭似有微意於其間矣周廟圖兄
弟繼立者備列四親故高曾以上有親未盡而祧
者及論語註論衛輒事則又明言禰祖之失是數
者同出於朱子之手而彼此各異如此若使朱子
生於今日而定今日之禮則將從禘祫議乎將從
宋廟圖乎將從周廟圖乎將從論語註乎此臣等
之所不敢知者也但朱子論昭穆之制曰昭穆者

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得復爲昭乎又曰非謂之昭即爲王考謂之穆即爲考廟程子嘗論祧廟之禮曰若兄弟相繼則皆當立廟廟雖多亦不妨只祧得服絶者以義起之可也以此觀之昭穆者廟中之位次祖禰者天屬之定名昭穆之次容或可變而祖禰之名終不可易程朱二賢之言微若相反而同歸於一致者斯可見矣今儒生之論於何范賀孔諸儒之言變伊川之明訓汪氏之所疑則棄而不省朱說中許多異

同之處則文棄而一不省其將周廟圖斷爲定制而
圖下無明白註解可以爲證者又就胡傳拈出襄
宮皇考四箇字爲之證從胡傳所譏公孫嬰齊亂
昭穆失父子之語則又棄而不省何其所棄者多
而所從者狹也姑舍先儒之說只以義理推之若
必以繼統爲祖禰則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繼立則
遂不祭祖矣晉之簡文以祖繼孫則孫反爲禰而
祖反爲子矣豈有是理乎且以本朝 廟數言之
明廟不禰 仁廟而同爲一世故高祖以下廟則
有四而世則爲三 成廟之尚在四代之數者以

此也若如儒臣所論以繼統爲祖禰則 成廟自
不得不遷又何以云尚在二昭二穆之中乎從儀
禮定統旁朞服圖而以傳體爲序則 章陵爲考
宣廟爲祖 明廟爲曾祖 中廟爲高祖而 成
廟爲絶服之親從朱子周廟昭穆圖而以傳國爲
次則 宣廟爲一世 明廟爲一世 仁廟爲三
世 中廟爲四世而 成廟爲盡代之祖顧將何
以處此乎今之議者或曰考則 章陵而稱則
宣廟亦此不然生則爲父沒則爲考祭則爲禰其
實一也況追王立廟稱以 皇考而祭則不得爲

稱臣等亦不敢信也然而 聖祖不可輕祧屬號不可無別故儒臣之意欲依三世室列祖祝辭之稱以避兩高之嫌臣等竊恐其苟且之甚而 聖祖在天之靈或不降歆於無名之祭矣臣等竊念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所以勸也殷有三宗周有二祖漢之景帝尊文帝為太宗宣帝尊武帝為世宗及光武建武十九年始定宗廟之禮而追尊宣帝於五世之後號為中宗而其後光武又為世室以是觀之不問廟數多少又不拘年代久近惟其有功有德為國人所不忘者皆可得而宗之劉歆

所謂宗不可預爲設數者盖以此也恭惟我朝
太祖 太宗受命開基文治未遑 世宗承之制
禮作樂教化大行稱東方聖主 世祖武定之一時
功同創業至于 成廟易威爲恩代嚴以寬定之五
禮之制述大典之文制作之盛侔於 英廟仁深
澤厚治致太平至今百年之後誦德不衰 世祖
之有 成廟亦猶 太祖太宗之有 英廟也固
當廟食百世配羨 英廟世之遠近非所當論也
若遵光武追尊宣帝故事奉爲 世室永不祧遷
則臣民獲伸不忘之願 聖祖得安芬苾之享不

但正名於一時亦可垂勸於百王人情所同誰曰不然但係宗廟莫重之禮非臣等所敢擅便議大臣定奪何如

禮曹四啓

啓曰云云東西之釁始於沈金沈之斥金則曰托分於權臣子壻此固實迹也金之斥沈則曰外戚干政此亦實狀也始焉迷方後乃礪節則回爲吉人之所許迹雖戚里功在士類則亦非君子之所非而前輩右沈指金爲內挾私憾後輩右金指沈爲憑托宮禁皆不可謂眞有是事則此李珥兩是

兩非之論所爲裴也唯其沈寡與而金多助躁進之輩往往不究其宗爭爲過情之論以挻時好而前輩中有清名者皆不見容則李珥之力救時議反覆論難乃欲以調其偏重之勢而同歸於協恭之地一片忠悃斷斷無他而反爲後輩所疑輾轉相激乃以沽名誤國等語作爲罪目一國共起而攻之當此之時與其珥親切者視珥爲禍胎斂迹畏避之不暇獨李貴痛先師之受誣忘一身之利害投進萬言疏求以暴白李珥之心事而其言重觸時諱謗議喧囂雖平日

尊慕李珥者動於浮議莫不指貴爲佐鬼幸賴
宣祖大王洞見事狀謂爲萬世公論而斥珥之
言始不入矣向非李貴之力辨 宣祖之明斷
則李珥一生愛君憂國之心終不免誤國之名
而朝家與奪之乖宜有不可言者矣噫異議橫
流人心蔽塞李珥欲以區區之力開悟兩邊消
一時之黨議只憤徃復互有扶抑前輩疑其黨
金後輩疑其黨流浮謗四至本心自在其身雖
困於一時其功實多於來世而忘身抗章發明
亡師之心跡使主疑洞釋浮議不得入則李貴

之力亦不可謂少矣至於刊行疏稿仰徼　睿覽
以　宣祖好賢之誠上勉　明主而儒先無黨之
心下勗進德可謂不負所學矣李珥之歿今已五
十餘年惡態既已公論自明無論彼此蓋未嘗不
謂李珥爲儒林之宗也則丁亥一疏已爲魚兔之
筌蹄以彼所學之正所得之深嘉言善行恭恭在
人耳目真所謂磊磊軒天地者尚奚藉於此哉顧
其時往來書札多不載於集中後生後進容或見
聞未逮則須布之請意固有在而　朝廷事體務
在嚴重官須私稿或敬未妥聞其板本方在湖南

誠令該道監司印遺士友間使之自相傳看事甚穩便而其於世道不爲無益以此意移文該道何如

藥房啓辭

啓曰近來秋節向深晝有餘暑夜有新凉閭閻間人感冒者多况 聖上哀疚之中元氣極虛衣服起居之節果能稍加珍衛不至致疾否臣等不任區區憂悶之至且聞自倚廬至 殯殿其間幾至三四百步之遠而自 上徒步入哭 日五次不曾少懈云此雖出於至情所在不覺其疲而 王

體之勞傷可勝言哉伏願 殿下少思順變之道
入哭時用小輿至 殿門近處始為步入或有不
平時則使 東宮攝行奠禮慎無強疾行禮以為
終孝之地幸甚從權之請廷臣今古據例陳啓以
得請為限非假臣等一二談也但見閭閻之人執
喪太過且恃元氣不聽人言病作之後悔之無及
者比比有之此等人其志行非不義而君子不以
孝許之者以其忘親而滅性也閭閻之人猶且如
此況於帝王之身乎此 殿下之所當深思處也
喪中之病非肉汁則固不可救而樂餌之補亦不

可缺九仙王道糕非如湯藥之比而虛之時 進
御則足以療飢欲爲劑進而不敢擅便先此仰稟

第二

答曰今日君臣之間否隔甚矣細思厥由臣等亦
有所失焉臣等徒知保養 聖躬之爲急不思君
臣分義之至嚴爭之太急事欠從容遂致天心疑
阻過爲堤防庭請則 答以勉從問安則 答以
差復請得入侍則辭以廳事狹窄請進滋啐則
許令內官捧入而其實再感之症尚未解也素膳
之進猶夫前也到此地頭臣等計已窮矣望已斷

矣從權之請自此不敢開口但所以爲悶者近間
閭巷之人咸謂 聖上委頓已極方在床席而藥
房之臣不能至誠感動並與藥物而廢之終必至
於難醫之域羣情疑惑氣象不佳豈非不幸之甚
者乎 殿下果無所患則固宜引接廷臣以解其
惑不當嚴閤牢拒使人心疑懼至此也果有所患
則亦宜詳示患症議進藥物不當固諱不言以致
宗社罔極之憂也臣等竊聞 宣祖朝 仁順王
后之喪廷臣固請從權 宣祖再次引見親與酬
酢君臣之間顧不當如是乎 殿下有 宣祖之

孝而臣等愚下無狀萬萬不及於 宣祖之羣臣
無椎乎 殿下之厭見至此也皆所自取尚誰怨
咎但臣等職在藥房而 君父有疾終不得一望
天顏寧有此理茲敢更請 紫極門下恭俟 聖
旨

吏曹啓辭 癸酉

啓曰曾在乙丑年間領府事李元翼在相位時因
弘文館箚子庶孽許通事定爲事目良出則至孫
乃許賤出則至曾孫乃許登科後許要而不許清
禀裁 聖旨兩司署經藏之禮曹已爲一代之成

法而今過九年一未擧行使 聖朝講定之制歸
於虛地事甚未安竊惟廕擧登科後例授之職不
過奉常寺校書館三四窠而已雖有才能之人無
以展布所蓄誠爲可惜事目內所謂許要者卽戶
刑工三曹郞廳及各寺等官之謂也自今以後依
受 敎隨才擬望何如

備局啓辭 丁丑

啓曰自古賢明之君遭罹否運弔死問生賞功褒
節擧措之間有以感動人心然後克成中興之業
今我國新經大亂酬報之典則有扈從論賞各陣

査功之命矜恤之政則有京外賑救之舉唯在有司着實施行而已至於諸處戰亡將卒詳査啓聞事目 傳教亦已行會八方已經累朔迄無所報或慮其時大兵未撤道路多梗京衙門文書未免浮沉而然申明行會似不可已各道軍兵死者幾名將領死者幾人陣亡之中力戰效節者幾人俱須從實開錄而軍兵則只錄總數將領則詳記姓名職役然後方可分等處置此外忠臣孝子烈婦及保聚山谷捍禦侵掠全活人命者並採一鄕公論得其實狀列名啓聞無致泯沒者事關風敎俱

不可廢且各處戰場骸骨暴露甚可矜念勸募僧人居士掩骼埋胔設祭致慰然後具狀啓聞毋得遲緩之意諸道監司及開城江華留守處並爲下諭何如

第二

啓曰贖還人出來時西路各官須有留穀方免飢餓之患管餉米量宜題給而自瀋陽至義州其間十八日之程有族屬者或可預爲齎粮而其無族屬以官銀贖來者尤無接濟之路若以管餉米在清北者量宜輸載置諸通遠以西中路某處則事

甚便好令使臣與平安監司管餉使相議處之宜當近来西路接應皆出於管餉来前頭誠有難繼之患兩南及忠清江原不被兵處西粮量數收捧以為西民賑救之資則前頭自當陸續運入先以西路所儲姑為除出用於贖還之意餉臣處另為行會何如

第三

啓曰從容就義昔人所難當清兵入島之日沈都督不屈而死誠為慘惻今承 聖教極為允當令平日識面人帶同軍人入送椵島認是都督屍身

即為收葬立標以待而其餘表表將官屍骨分明認得者亦令收聚一體掩土事本道監兵使義州府尹處知會宜當敢啓

第四

啓曰臣等伏見前掌令朴遾所納全羅道中營將禹尚中条目且聞朴遾 遾中所陳之言與前日本司啓辭頗相謬矣宜乎 天聽之不能無惑於斯也然以臣等所聞言之光教山力戰之状似不可誣當敵兵突入左營陣内奪據高峯之上守兵皆敗退勢將難支賴若干將領忘身奮勇率精兵

齊進發退敵兵終得保全此言明是實狀無可疑
者先據者勝兵家常事而敵旣奪我之峯旋爲我
所奪其間血戰厮殺可不待問而知也本司堂上
十餘員耳目非一二而所聞無不相同中外游談
之人爲金俊龍稱寃者十之八九至於參議韓興
一與請將問答時亦以先敎之戰爲最其實將與
本國議政相等者中九而死云彼請將有何私護
於俊龍而興一亦必不爲俊龍做出不近之言以
誣國人則其爲公論明甚但俊龍不當移營營移
營軍法苟嚴則必不至一軍皆散此則俊龍之罪

也故臣等非敢以俊龍為無罪但不可以罪掩其功耳臣等旣非目見固不敢質言而朴進亦非其時臨陣之人其所取以為証者乃禹尚中條目也今見尚中條目其所謂自平明至二更相戰者果是實狀而左營力戰奪峯之事則略不言及且曰兵使先自來到言移營之意云云其語勢不接殊不詳備有若戰勢方酣而大將先走其以下不得不潰散者然果如此言則必為敵兵所乘一軍盡為魚肉而今無一人所傷者何也以此觀之其移陣在於敵兵旣敗之後者亦明矣臣等待罪廟堂

亢於諸將賞刑之際務從公論者乃其本心其所
聞所見容或謬誤則有之矣決不敢容庇一武將
以欺 殿下抑臣等有一說焉自古論功施賞必
觀其結局而爲之故賞不濫而人心服今番變亂
諸將中雖或有些少戰功而畢竟同歸僨敗其主
將無不被罪則以下將官似無獨爲蒙賞之理而
頃日朝家處置殊失事宜乃今失律寬配之諸將
冀罪查功於國門之外此實無前之事而廟堂諸
臣俱不得辭其責況論功之際濫僞居多人言之
藉藉勢所然也臣等區區妄意已成之 命雖不

可追役而酬報之典切宜務存斟酌況其所謂射穀砲殺者非出目見而其所謂斬級者亦無奏功獻馘之事則尤不可以成冊為信而有所區施令該廳略據查功成冊參以外間公議其軍士中斬殺最多者量施犒賞將領中戰功尤著者頗加擢用以示朝廷省錄之意恐或適中臣等既有所懷不敢不並為陳達以俟睿裁

第五

答曰人之所見不能每每相同乃理勢之必然如非消長否泰之所關則雖或略有異同尤足以為

相濟之益有何害焉近日臺諫因一微細事鬪然
相爭兩司紛紛引避終至不相容而後已臺閣之
不能久於其位朝著之不能保有和氣皆以此也
頃日廟堂議定時臺諫啓辭依玉堂例以多爲主者
所以防其紛爭之弊而又慮有妨言路令立異者
別陳所見則定制非不備矣而適當憲府多官不
備只有二員之時而二員所見適又相左從多之例
有不得行此則一時事勢之適然耳且聞近日憲府
所爭不過措語間緩急之差元非大段事而長官
事體亦自有別雖或勉從恐無所妨而旣不欲屈

意徇人則等是言官不可強之使同徐待他員之出會坐熟講亦未為晩如不得已則三人之中從二人之言其不肯者或不聯名或上疏自陳以俟君上裁察而已而事過之後泰然處之兩皆不以為意則益有光於同寅協恭之道恐不必因此別定規例有同隨矢立的之為臣等所見如此敢啓

第六

啓曰鍾閣造成使僧徒勸募經營者誠是大錯第聞户曹既以還上米布題給材木運入赴役已久今又停止其所授材料必須處置可無損失腐朽

之患令該曹速爲區處何如但都下之人未聞鍾聲不辨昏曉街路夜禁亦且非時已極未安而材料既備中撤可惜户兵工三曹相與料理以完其役似無所妨敢啓

第七

啓曰竊聞玉堂官員以本館錄事今日將爲發簡而入直二員不意承 命出去未得一會云承政院若以此意啓知使之錄後發程則事甚便好而今無及矣儒臣之責所係甚重況當秋涼作生正好進講之時見存儒臣僅備上下番而疾病事故

亦不可知若以玉堂欠貟之故遂至廢講則豈非
大段欠事乎堂錄之不可不速為也如此令該曹
就在京無故人闕貟更為塡差無故人若少則依
祖宗朝規例以殿最居中之人除品除授亦為無
妨敢啓

第八

啓曰牛疫之發已至兩年之久今年則尚有餘存
故民皆隨分耕墾而至於明春更無可望其為民
生之患甚於兵禍民失所天何以為國臣等念之
及此憂心如焚頃日本司啓辭請申嚴屠禁自

已亦以啓辭甚當 批下業已行會京外而竊聞
閭巷間用肉依舊有識士夫犯法如此無知屠販
之輩亦何足責大抵法之不行皆由法官不能盡
職之致刑曹漢城府司憲府更加申飭如是而民
不懲則當該法官並從重治罪而諸道監司之不
能禁肉者亦依此處之宜當代耕之具莫如用耒
着令諸道監司知會各官預先冶鑄分給民間或
官給不能遍則勸誘村閭令家家各有所備然後
方免田野抛荒之患且變異之作皆由天地神祇
之譴怒而土爲獨於社農本於稷今我國家遭此無

前之變祈禳之方亦不可廢令詞臣別撰祭文擇定祭官卜日虔禱而外方州縣令地方官亦為依此舉行以示萬一於神明之佑亦或得宜敢稟

第九

啓曰近聞三南有一種妖說民間互相煽動云而臣等置之疑信間矣去夜驚擾之患至及於都中甚為可怪雖未必實有是事民情既懷疑懼未易開惑則此後再動之弊不可不慮着令漢城府申飭部官知委各坊非故揚則不許私自放砲亦不得乘夜作聲致駭人聽如有犯者令各其洞契摘

發告官其不告者與犯者同律而亦令訓鍊都監限鎭定間別置巡邏軍把守各處街路使民情有所恃而不恐似爲得宜敢啓

第十

啓曰人死則返於太虛理之常也而或寃氣鬱結不得解散憑於形聲作妖世間者亦時有之先儒所稱伯有爲癘是別種底道理者亦必有見而言之也曾在 祖宗朝棘城戰場有鬼妖 文宗親製祭文其後又有鄭士龍所製以此見之棘城之妖蓋屢發而 祖宗矜恤寃魂之典亦至矣今年之

變戰亡者何限而麻戲川雙嶺兩處尤多骸骨不
掩饗祀不及忠䰟寃魄靡所依託念其情狀誠可
憐惻豐備酒食另具祭文差遣近臣別為 賜祭
以慰死事之鬼者似是今日之所不可廢故敢啓

第十一

啓曰今此山城設科出於 聖上酬勞之特恩而
其赴武擧者皆都監砲手 御營軍京畿束伍軍
之屬前後錄名之數將至七千云雖未知某名得
中而砲射通計將不下數千且聞此屬得中之日
即賣其所持鳥銃以為資裝云是國家一朝而坐

失數千精兵若不善為處置則國益弱矣臣等竊見此屬既與 君父同死生於一城又感 聖上終始軫恤之恩其為國之心與項年擧義之輩少無分別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此乃武王之所以興今累千武班各懷死國之心以此言之目前雖有失軍之嘆他日未必不為國家之福顧在御之之如何耳臣等之意都監及 御營軍則稱為別隊各以其技仍屬本處另加優待其餘亦別立名號如羽林兼司僕之類定將統率分番侍衛而仕路則定其自便軍官等苦役則勿許混侵待之以

息數推之以心腹莫於宿衛之計爲益必不少但此時國備方乏給料一事未可遽議此輩全免赴防實爲前所未有之 恩典同是出身而一則十朔赴防飽喫邊上風霜一則唱榜之後各歸其家安坐而食不但赴防者有勞逸不均之嘆渠等之心亦必自懷不安令該曹量定朔數自備粮宿衛一巡既過之後始依內三廳例給粮立番似合今日處置之道試場未畢臣等之言似爲差早而必趁渠輩聚會之時先期講定知委然後方合事宜故敢陳愚見伏候 睿處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五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啓辭 附收議

備局啓辭 戊寅

啓曰日本出變之言若是真的則在我國無患矣但念此乃倭中應諱之事而如是顯言於倭譯者何也臣等反覆思之恐是出於緩我之計凡干待變之道此時尤不容少忽而諸道閫帥且聞倭中生變之言而不存戒心於其間則未必不正墮計中矣海路雖有添防之擧不可不另加申飭而陸路元無遮障頃年興海郡守洪鎬上疏所謂自東

泰至京師不置一城攔敵地云者誠是深思之言
也平地城雖未可輕議保險設備之計誠不可必
緩依前本司行移預為料理措處無致後悔之意
三南監兵使統制使巡檢使處密為移文知會何
如

第二

啓曰竊聞咸鏡道飢荒太甚餓殍相望民之提挈
老幼流入兩西及江原道者相續不絕耳目所接
極可矜憐而得見本道監司趙長欽狀啓則今年
雨澤周足起耕處甚多云此與臣等所聞相左初

甚疑訝更竊思之民之稍有產業不至流離者春來得雨則固有盡力耕作之處而其失業流徙者雖有雨澤將救死之不暇尚何東作之可望乎且聞江原道亦患飢饉民頗流離北民之路出江原道者無所就食必且轉向三南菜色之民千里行乞其能得免塡壑者幾希矣思之至此不覺酸鼻該曹所送五千石之米無異盃水之於輿薪而其流入他道者則尤無仰食之處不唯是也他道之人懲於刷還之令不爲容接則哀我赤子其將相枕死於道路而已事勢至此不可無變通之道着

令該道監司查問各官凡北民之流入境內者盡心賑救力有不足則守令轉報監司題給某樣米穀以活其性命宜當又聞北路中鏡城一境餓死者尤多緣本府不即分給還上以致如此云此言若然則其爲地方官者難免重罪而守令賢否不齊其中愛民誠淺不肯盡心救活者恐非一二令本道監司及南北兵使通查道內各官人民死亡多寡守令救荒能否從實啓聞以憑賞罰亦合事宜以此意並爲 下諭何如

第三

啓曰消災之道非一而審冤枉爲其最重者東海有冤婦天不雨者三年蓋冤氣鬱結上徹穹蒼感傷和氣致有災沴誠能明察幽枉之情快釋冤鬱之氣則豈不足以回天心而致霈澤乎頃日 引對時臣等論審理一事曰以文具爲之則爲虛文以誠心爲之則爲實事云者實爲是也賛襄之責雖在於下而聽用之實當出於上入告爾后出則順之三代君臣以此致治頃日 筵中之言旣已蒙 允則政院直以 上命明告京外方爲得體而今見政院啓辭謄出筵中問答說話分付中外

有若尋常公事者然已非臣等本意而至於知會
外方之際不請　下諭只爲移文則尤爲最後刑
曹無長官所謂審理亦近塞責當此無前之旱旣
有審理之　命而朝家擧措如此畢竟歸於文具
而已可勝歎哉且念外方刑獄出於監兵使守令
之手而朝廷不得知者甚多在官者公私弱蔽人
各不同爲民者枉直辯訥情態非一其中有冤莫
伸繫在牢獄者何限誠宜別爲　下諭令各道監
司將道內獄囚察其罪之輕重輕者卽爲決放重
者論理啓聞其中雖有罪狀難赦者亦皆具事伏

列名以聞而或有抱枉而死如東海孝婦者在雖在已往亦爲擴實啓聞以待朝廷處置刑曹判書另擇寬平剛正之人從速差出使之更爲審理俾有誠實之效何如

第四

啓曰 傳曰國家設法郞爲再避并爲禁章眞所謂公議不必拘也所謂再避不可爲也柳諗有才無咎實爲可用而沉東龜敢以不當比之等任意攻斥李邑龔之惡其已甚有何不可哉申翊亮所犯不至際忌所聞亦且不同則姑爲持難更加詳

寮劣是例事此有何不可哉金振避辭誠為過當可謂非矣然其不為再避之罪奚至於罷職哉且剳子所謂惟欲苟避違逭罔措等語甚為無倫不書避辭直為處置亦為可憎惡人不恭而不擇己言責人非例而自作新規可乎頃者新法講定之時以從多為主則洪命一尤無所失而並欲斥去此亦何意哉大抵吏書郎官無恥者碎首之物朋比之惡皆由此出爭是者皆非人類也今之玉堂為此不美之辭以起朝著不靖之端其輕君上蔑國法甚矣古人所謂不塞不流正謂此也今廟堂

參酌處置以警後人事 傳教矣近因柳淰事三司論議紛紜爻象不佳臣等竊憂之伏見 備忘記事之是非罪之輕重靡不洞察臣等所見亦何以異此大槩柳永慶七年當國專擁植黨見非清議固其宜矣然於其時綱紀粗立朝野粗安亦未聞有貽禍士林之罪而末梢顛沛橫罹酷禍人所共憐故反正之初特為蕩滌復其官爵人或有以復爵為過厚者而惟其受禍最酷故報施之道不得不然從令柄用之久終未免後議不至於累及曾孫故柳淰之司馬狀元三司請遞人無異議則

銓郎之擬有何不可藉曰揚歷未久遽擬經筵徽
欠慎重而旣有盡出銓郎之 教則其時事勢誠
有不得不爾在前銓郎之擬因有 上教未及遍
詢外議只與席上諸僚相議擬望者亦非一二而
年少之人過生疑訝不從長官與諸僚之言必行
已見比擬失倫已該不當而其中一款語極陳保
合之不可此則尤所未曉搢紳輯睦國家之福特
患不能保合誠能何善如之而違背同隊獨出意
見惟以壞了好意爲快可謂黨之甚者也因此輾
轉卷生多少波瀾金振之避太厲聲色朴守文之

避又違近規玉堂之非斥固也而事涉新例語多失中憲長鎮定之論斥以模稜諫長和平之舉指謂乖當至於金振之被斥太甚不敢再避者有何大段所失而加之以情外之論至此哉責入違例而不覺其同歸一寘可勝嘆哉寧念玉堂儒臣一時被罪無論當否實駭聽聞而發源濫觴餘波滔天驛發之勢然也鍾自欲鳴孰違而先之其鳴也可禁乎以此言之則今日之事恐不可專咎玉堂且違例過當之失彼此所同則俱遞職名兩解調停方合鎮定之道此後如有不體 聖意更惹鬧

端者則別爲論罪以懲後人恐亦未晩伏候 上
裁

第五

啓曰監司久任之言初發於筵臣啓辭自 上有
廟堂議處之 命而事係重大臣等不敢輕易處
置遷延等待以過半年此非以筵臣之言爲不可
行蓋以係干沿革重事思之不可不深講之不可
不熟故也大抵我國監司所管州縣多者六七十
一年之內巡歷未遍而瓜限已滿雖有周召之才
其何以責其成效乎是故自前論治道者皆以此

爲先而　宣祖朝辛丑年間亦嘗行之於三南矣
纔經二三方伯之後緣所任非人三道監司不治
之言藉藉於一時遂並與久任之規而罷之卽丁
未年間也不思擇人歸罪於久任其時議者無不
竊歎　聖上卽位之後廟堂之上屢有此議而未
聞有建請行之者實爲大欠今因筵臣之進言復
行　宣祖之良法者豈非治道之先務乎竊念我
八道監司內兩界則元有成規京畿江原道郡縣
無多道里甚近雖不久任亦可海西雖小西關直
路其任之重無異乎平安道三南及海西幷爲久任

一依兩界監司則其於軍民之政必有着實之效似聞海州公州皆以相避在應遞中云而全州府尹亦未及辭 朝如欲變通此正其時議者多言兵水使各兼守令以除收布之弊而責其久任之效亦為便當云而莫重之事一時舉行亦涉難便此則不妨徐議故先以監司久任為請以候 睿裁

第六

啓曰上年事定之後外方束伍姑以時存數內整頓而闕額則待秋充定之意曾已定奪行會矣今

年旱災之慘甚於兵禍此時搜括閑丁必有擾民騷散之患臣等竊以爲憂近見外方疏章多有以此爲言者爲今之計須先以安集飢民爲務束伍闕額充定一事使之姑爲停止更待朝廷分付宜當以此意三南監兵使處移文何如

第七

啓曰三南凶荒近古所無賑飢之策須當早講而諸道各官元穀掃如百爾思量了無移粟之路念及民事不覺酸鼻若使方伯守令盡心周旋則其惠之及民者亦多矣如橡實豆葉收採等事不待

勸勉民自為之守令但當寬其雜徭令得自盡其力而已各官官廳所收雖有多少之差若能節用預儲以為春來賑救之計則雖未能遍及民間而垂死顚頷之輩可救頃刻之命此乃仁人君子所宜用心處也且草食之民例貧鹽藿本道監司廣設鹽盆優煮秋鹽除出營儲就所產官預為貿鬻而申飭有物力各官亦令依此措備以待明春分給則今日救荒之計此為切務以此意 下諭于三南監司使之盡心舉行宜當且京畿江原道雖不至三南之大無而明春飢荒亦似難免兩道監

司處一體 下諭何如

第八

答曰近來士大夫風習不類半鄉半京乍來乍往或一去之後久不還來或出仕未久旋即呈告朝纔遞職夕已還鄉往來憧憧貽弊不貲在官日鮮癏曠亦多此乃今日之痼弊也在外之人不必擬望之 教出於 聖上矯弊之至意但朝廷用人罔間內外而注擬之際唯才是視若以京外區別有所取舍則苟充之患生遺才之歎起矣況今士夫樂於居鄉而以在京從宦爲苦一聞此令則歸

鄉者益多在京者益少將何以備百官而成國家之貌樣乎至於受由出去之人分其地之遠近察其職之閑劇或遠或否非但頭緒煩瑣難於擧行事係新創有違法典該曹所謂朝家命令即是成法雖出於畫一猶恐奉行不公況一撥之事乎行乎慶云者誠有意見臣等據此思惟往在壬辰變亂之後依墻壁立朝廷滿目灰燼之中士大夫艱苦之狀有甚於今日而百官咸聚於輦轂之下奔走供職罔敢怠忽其時薦紳豈皆無病亦豈無父母而誠以人臣委質爲臣之後私情有不暇顧也

今之士大夫異於是臣等竊爲世道傷心焉如欲
激礪士風矯革時弊則莫如責以大義驚動其心
宜令該曹行文各道備將國家艱危之日人臣分
義所當竭力供職退臥鄉曲自圖安便於義不可
之意明白措辭除衆所共知年老有病自前不仕
者外其餘無故之人使各道監司知委上送如是
而猶且偃臥不來則論以逋慢不敬之罪在所不
已且五年一掃墳三年一覲載在法典而受由之
人遠道近道亦有程限一依法典施行毋或違越
京則外官之身病呈辭政院絕勿捧入外則臺侍

之臣病重未得上去之疏監司勿為上送然後庶
可革紛紜辭遞之弊矣臣等區區之見如此伏候
睿裁

第九

啓曰臣還自瀋陽行過兩西或因民人呈狀或因
耳目聞見不無可以採察區處之事故敢為別紙
條列以聞令他大臣及本司堂上裁度可否稟
旨以處何如

一上年兵亂時清北山城中獨鐵山山城人民與
清兵相戰殺獲頗多及事定後他山城之民即為

下城與清人相雜爲春耕鐵山之民自懷疑惧清
兵盡撤後始爲下城農節已晩全廢耕種義州之
民因清兵久留本境其奔走之苦又非他官之比
廢耕與鐵山無異以此之故兩官人民貧困特甚
專藉官穀以活其命故一户所受還上多者或至
數百餘石而今年又遭早霜之灾許多官穀萬無
還償之望情理極爲可矜竊念內地之民非如邊
上之比而朝廷因上年凶荒或京中設賑恤廳各
官亦以米粟分賑況此兩邑之民其不得下種出
於事勢非渠等之罪賑恤之恵理宜先及兩道路

遼遠朝廷耳目不及本道監司亦以仰賴官廪幸免填壑之故不爲請粟於朝廷所食官穀旣多自成難支之勢身有許多負債頓無安業之念若至逸散之後則將並民與穀而皆失之虞其兩失無寧捐穀而存民且兩官元穀實數時存亦爲不少戊寅還上固不可不捧丁丑還上則特爲減半而其減後應捧石數猶多者許令漸次隨力隨捧以保其生幸甚

一上年兵亂時諸處山城中與清兵相戰而獲全者鐵山雲巖城也與清兵血戰所殺甚多而兵少

不敵終不得保者昌城之衆我城也雲巖力戰之
人理宜蒙賞而因其時監司李袨身死未蒙　褒
典崇我守將昌城府使趙應立朔州府使李韶立
壯烈苦戰之狀本道之人稱之不已平壤之寶山
山城亦有官兵因監司洪命耇一時分付江西縣
令李大純假判官姜綬平壤人前正洪乃範等召
募儒生及民兵終始固守管餉財帛及近境人民
賴而得全海西之瑞興山城府使韓瀷盡率境內
人民入守清兵連三日環住城下屢次羅脅而終
不動故瑞興人民及官家雜物少無損失而許多

走回人作粥賑救所活不啻累百此兩城雖無戰
功而俱有可紀之績臣一路所聞如此並令該道
監司詳查啓聞以處之宜當
一黃海兵使入處正方山城獨判官留在本州接
應使命而本州之政歧而為二人民怨苦官事無
形若不得及時變通日後恐難收拾本州之民皆
願兵使還駐舊城山城差定別將以為守護之地
其言固為有理然此則有難遽議而本州判官以
文臣中有才局者別為擇差掌印臨民一如北靑
鏡城等處判官之例則所補亦似不少

一海西之平山關西之義州皆爲本道咽喉之地此處不支則他處皆不支矣平山屢經匪人蕩敗已極而今幸得人一年之間收拾頗多與上年所見頓別而義州之事極爲可慮本州臨民聽斷等事則別無大段關涉而接應使命調發刷馬令人眼鼻不開若非筋力强壯耐苦奔走之人則決難堪任且出林慶業拮据收合費心喣撫之餘若欲遽更前轍則民且駭視而邊上無恒產之輩將不日而散此時得人之難實倍尋常本道監司與道內物情皆以爲決非文臣所堪臣與閔聖徽商量

可合人則聖徵之意專在金述柳廷益此若不可
得則龍川府使李坦稍可云臣欲具由啓稟而及
到海西聞府尹已爲差出而中止矣黃一皓雖有
才智恐欠縝密於臣之見則金述似可而方在閒
餘黃一皓業已差出試可無妨而終不能無區區
之慮且本州人民未滿數百長立夫馬之役前者
纔還後者繼去不得數日寧息十月以前則猶有
海西農軍推移替勞前頭之事尤可爲念臣之愚
意三南及江原道每年調出數百名添防本州如
頃年之例則三南通左右道及江原道束伍之數

不止累千就中抄擇裝束輸同入送不過七年一
起不至大苦而其有助本州則多矣今日收拾本
州之策恐無出此

一兩西一路各官到今支保實是望外之幸前頭
若能擇人除授善爲收合則猶可支持度日但官
奴婢等在在單少其餘存者皆已年老而子息不
蕃似若時運所關而亦有從前守令私情太勝或
稱免賤免役或逃徙他境或作人畜妾並率刷還
日銷月鑠以至於此臣之愚意一路各官中奴婢
數少處或以境內各司奴婢或以僻邑官屬計數

分給永杜免賤免役之路其應刷之類刻督刷還
爲便
一一路各官中江陰一縣最爲殘薄不久將至潰
散臣之愚意江陰移設於金郊而牛峯亦爲移設
於金郊平山彼此相距各三十里之間除其官屬
負戴出接之勞而無使江陰獨當支應之弊然後
方可支過然亂定未久須待數年後爲之其前則
江陰一縣田稅及其他貢賦雜役並爲全減專責
支應一事似爲便當
一直路守令善治者居多然皆是武臣營門將校

之侵責一路使客之貽弊俱不得免此則雖非己罪民之受病一也自今以後沿路守令差出時依平時例雜用文官蔭官無令專屬武臣似爲便當

一直路各官所係固重而直路各驛尤爲緊重關西之大同海西之金郊皆當直路而兩驛時存馬匹比平時不能三分之一頃日雖有湖南馬匹分給之舉而所餘驛卒無多不能喂養雖欲更爲添立其勢末由兩驛館軍日守別擇完護多數充定然後方可責馬於兩驛館軍日守非無充定之規而緣察訪風力不足守令視爲歇後必居於正軍

充定之後故其所定莫非驛民且是大段苦役朝
定暮逃有名無實自今以後先定直路驛夫然後
次及正軍以為扶持驛路之地似合今日事宜此
固監兵使所當別為留念處而察訪不得其人則
終亦無益臣見大同察訪徐挺然慈詳勤謹頗有
收合之効金郊察訪辛應望到任日淺亦似留心
馬政但聞此兩人各有八十偏母在於南中恐不
能久於其任自今以後該曹除拜時必擇年少勤
幹無老親者使之專力驛政以責成効為宜高山
一驛在北路初面故例以六品以上文官為之而

不得可合則往往以啓下文官有才者除授則西路兩驛亦何以異此臣意啓上如不得可合則間間以啓下有才者差遣亦無不可蓋陞遷則勸勵信他年少則志氣方銳而啓上則二年乃遞啓下則三年乃還既有勤職之實又有久任之效如得其人所補必不少臣之此言非欲必用啓下官蓋欲廣其門路以收得人之效也

一項日湖南馬匹分送兩西後兩西監司區處之方各異關西則先計本馬價直後分給沿路各官願受人使之准價應役而仍為巳物民情甚便之

海西則給與願受人令一朔三立刷馬之役而其
外則自爲使用民情亦便之獨平山一邑被府使
多方募集有馬人來住府境者百餘户而又有湖
南馬四十餘匹分給本府前來募集者不能專其
利頗有渙散之形平山所受湖南馬則許令准價
賣與以其米爲刷價則其馬旣在本境自應刷役
與官馬無異而募集人離散之弊自除矣且湖南
馬給驛時兩道處置亦自不同關西則計其驛卒
中無馬者一户各給一匹故所分雖少而喂養無
難海西則不計驛夫多少從然分給故一户所受

或至三四匹故驛卒以喂養爲苦此等事似當參
商指揮保無兩道同異之難似爲便當

賓廳啓辭 己卯

啓曰臣等曾以宫人拿問事累日陳請 聖批以
可疑人更爲摘發爲 敎雖若未快於群情或冀
因此而發奸還矣 明命爲日亦久至今寥寥未
有處分國人之惑到此滋甚又何敢以煩瀆爲嫌
而遂止不言乎凡臣等之爲此請者非謂一宫雖
侍盡與此謀但以大内妖變若是狼藉則凡處
殿下之宫中者俱未免不謹内職之罪併被刑誅

未為過濫況究人情態最難覺察未必不在於親近可信之中而群居昵處耳目相接積日累月機事易露依俙閒覸之間得其可疑之狀者應不止於一二人而權力所在則恐致反坐證佐未明則難以輕發初未即告則後更懷疑揆諸理勢自應如此今若併付有司一一按問彼見必死之刑宜有幸生之望仍開首實之路以示祝網之仁則事端自露玉石易分罪人斯得　王法可行如其終諱不言是乃自就死地夫身處宮中而不謹侍奉致有此變與心知奸狀而有所畏難不肯直吐者

論以春秋大義皆在應死之科然 酌處斷掃清宮闈更選良家充補女官中嚴閽寺之守永絕交私之迹內外斬斬恪遵厥職奚但防 患於一時亦將垂福於來世捨此不圖而一向依 違保養虺蜮其爲他日罔極之患豈但止於咀呪 一事而已哉伏願 聖上更加惕念早 賜俞音 以副臣等區區之望

第二

答曰卽承 聖批以雖付有司亦 難區別更思可據之端勿爲疏濶之論爲 敎此見 聖上於臣

等之言固已察其情矣而特慮有 司治獄之難審宮人盡拿之太過恐得可據之端 以爲鉤得究人之地能如是則可以刑罰無濫而 罪人斯得豈不善哉第念治獄之難莫甚於咀呪 而内間之事又非臣等耳目所可及此所以只將 並拿之說爲今日消患之策者也竊聞 洪武皇帝時宮中有兒屍而不知其人所棄遂將一宮之 人無問大小并爲誅戮若使當時有鉤得罪人之 路則何至大行殺戮致有濫刑之歎哉蓋以事旣 難明而法又不可廢故也英雄之主一時處置雖 不可爲後世之

法而至於今日宮闈之變實非洪武之比若無大段舉措則何以懲兇賊之心而防後日之患乎臣等竊聞諸閭巷暴騎宮人多雜於左右使令之中而亦或有已嫁之女還入宮中者則其舊染之末除怨氣之陰結勢所難免而經亂以後宮禁內外之禁頗不如前若不一番痛洗盡革奸濫之習則因仍薰染轉相效習後患終無窮矣此臣等所以連日籲呼以回天為期無非出於愛君之誠非敢以深刑酷罰勸導君父者也今承 聖教與在庭諸臣聚首相議終未得別㨿善策然念藏奸於寢

褥則同時縫造之人皆可問埋兇於竈埃則前後
供爨之人皆可問以至各處妖變皆可問於平日
服役典守之人則以臣等意慮所及可據之端似
不出此而又依昨日啓辭窆之為首實免死之令使
知隱諱者必死直告者必生則按問之際必有吐
實之人臣等愚見大槩如此伏願 聖明亟 賜
決斷以副臣民之望

第三

啓曰今日國事尚忍言哉所恃者 聖德罔愆春
秋方富或可圖存萬一逝續景命不幸宮闈之變

又出意慮之外 聖躬違豫寢居屢移罪人未得
危機潛伏中外遑遑大小惴惴咸曰不有非常之
舉終無絶根之理臣等今日之請實是舉國公共
之論而 殿下強拂群情留難至此乃以日久數
少並付未妥爲 教將何以解國人之惑慰臣民
之望而杜絶亂階肅清 宮闈乎凶穢之物遍滿
四闕則 殿下其以爲數必宮人之所能辦乎稔
惡雖久一時並發則 殿下能必其一二人之所
爲乎設使逞凶之輩止於一二而其布置彼此若
是很藉則同處戶庭之內朝夕與居者豈無幾微

情態得於耳目之所及者我假曰邈然無所與知
侍奉 至尊所職何事而不謹扃鑰不謹掃灑使
穆清之所汚穢無餘地情雖可恕罪實難貸並付
有司按驗鞫覈於義無疑在法當然而 殿下不
忍於目前取舍之際罔念於蕭墻呼吸之患使凶
魁竊笑陰毒潛吹醞釀禍胎人人自危而 殿下
方且藐然獨處於群疑側目之中當斷不斷徒發
驚懼此臣等所以瀝血披肝日再籲呼而不知止
者也至於 移御之舉事勢在不可少緩着趣行
凶之物雖或掘去而邇室邪穢之氣何能淨掃有

形者已去而無形者難容人方於其間何可以旬月之修掃復蹈旣避之水火乎伏願 聖明廓回乾斷快從廷議仍命有司別擇淨地刻日 移御以 答群下之望

備局啓辭

啓曰大典吏典六品以上官實仕滿九百日方許遷官 祖宗朝謹守此法六曹郎廳佐郎三十朔方陞五品正郎三十朔方陞四品故職事無曠廢之患仕者無驟進之獘壬辰以後事多苟簡此法遂廢然臣及仕 宣廟末年其時仕路之諸亂豈

至於今日之甚乎臣嘗慨然於此前月二十五日
朝 講時語及戶兵曹郎廳因舉 祖宗朝正佐
郎各三十朔之例陳於 榻前 上敎曰今亦如
是爲之可也蓋臣之所陳本意通六曹爲言而記
事者因其時有戶兵曹郎廳說語故舉行條件專
以戶兵郎廳久任爲言者誤也大典本意六曹皆
爲重選矣但戶兵曹久任而止哉且見再昨政目
戶曹佐郎黃德柔除授本職未滿十朔遷陞正郎
臣問諸該曹堂上答云聞其能舉職且陞授本曹
正郎與他遷官者不同故如是擬望云此亦不然

蔭官郎僚已為極選豈可以數朔勤仕之故遷陞
五品為正郎乎然既有舉職之名且已擬望受之
點不妨仍責成效而後日除授該曹不可不詳審
為之也一郎官除拜自是該曹循例注擬之事非
臣所敢與知但念當此之時如欲整頓頹綱修舉
廢政則須以修明 祖宗法典為主 揭前一言
意非偶然而史官既誤記於前該曹又微錯於後
事雖微細所關亦重自今以後該曹注擬另加詳
察以副 揭前下教之意為當以此申明分付何
如

備局啓辭 壬午

啓曰 本朝先寢 穆翼度桓四祖外皆逸矣其慶基說載於李穡所撰 太祖大王先墓記中至於六白山蘆洞有 穆祖考妣陵寢之言亦知根於何處而興 自 祖宗迄于 宣廟蓋常屢求而不已事在三陟官謄錄中此誠我 列聖無窮之遺恨也 聖上龍興孝理維新奉先之道一出至誠第以 先朝故臣死亡略盡後生新進聞見未逮無有以 列聖故事仰聞於 天聽考遂使祖宗朝世世勤求之意未免久廢誠爲可慨聯年

李明漢為江原監司時始承 命往審其所上蘆
洞圖形不似尋常之塚基在 成廟朝盖已求得
此地議于大臣只禁樵牧不為封植及 宣廟朝
監司鄭澈請加封植其時亦議大臣且依 成廟
故事盖終未敢保其真的也三陟近境民間相傳
以為 成廟所得非真蘆洞蘆洞實在黃池之上
而肓人偷葬其中云 宣廟因三陟府使黃廷式
上疏一番大索其後己丑庚寅又連歲 下教尋
覔盖 成廟所得既不敢保其真的而又聞偷葬
之言則其在追遠至情固不得護以民間說傳而

莫之省也 聖朝昨年求索之舉實出繼述 祖
宗之意而所審之地不過 成廟所已得而疑不
敢決之處則其不可遂止不求也明矣朴之英之
言似出三陟民間所傳之餘派而語涉茫昧人多
疑訝然虛實間旣云自知其處則姑依其言一番
試訪何害於事其時臺諫之論至今猶有餘議五
六年前有一士人逢嶺南老僧雪英爲名者年八
十餘自言少時曾與尋墓之役而求之未盡其道
至今追恨不已云此僧存歿今不可知試令該道
尋問諸刹倘或生存可以得其詳矣蓋自 祖宗

朝尋塞一事每委諸方伯方伯之行徒多廚傳騷
屑之弊適增愚民惶惑之心故求之愈懃得之愈
難凡閭巷小民動多忌諱私問則以實相告官詢
則反匿其情今日之擧必如唐太宗私遣近臣諭
取蘭亭之爲然後方可得其實矣竊念安東三陟
兩官在於太白山之東西而見任守令皆有識之
人誠以此事專責兩官使之會同相議合心協力
勿拘期限務爲方便聞見如雪英朴之英輩並許
發摠以廣尋索之路其他村翁巷老竊言是事者
無不以私採訪至誠以詢之多方而求之則或不

無萬一之冀雖使不得亦無遺憾矣目今國事艱
虞臣等之請入必以為非時而係下　聖朝亮察
臣子情理自不容已且適當窮秋木葉盡脫新雪
亦降登陟岡麓此正其時在座諸宰同然一辭兹
敢冒陳下情伏候　聖裁

修史收議

臣所患風痰之症日益沉痼自冬至春連以艾灸
為事瘢瘡遍體迄未斷手恒處密室堇延殘喘藉
謝累朔坐積罪戾朝家大小事非所敢與然　聖
上以史事為重至下再問之　命在臣分義亦何

敢以病為辭而不為一書竊念昔朝穢史尚未釐
正誠為清朝大欠事劉內謂東甚美意也時事如
此邊虞鼎敵之外其他誠所未遑而歲月荏苒耆
舊凋喪 先朝事跡日就黯昧若欲等待平泰之
日則又恐更無撰定之時臣之愚意只依劉中所
陳收拾野言家錄及諸臣碑誌狀傳折衷筆削成
一家書而其間雖有異同之論不必偏有取舍亦
不必遽加雌黃但具載實迹藏之各處史庫令百
世之後有所考據而定其是非此則事無甚難可
無待設局而能為之司馬光承命撰資治通鑑也

官給筆札容其在家撰述未聞有設局置員之舉夫一人精力編緝數千年事跡而能爲千古不刊之信史況四十年間之事耳目未遠記籍尚存者乎李植聞見瞻愽方秉一時文衡今以此事專付李植足以了斷何待多員盖在家撰集則可除負役廩料之費一人獨當則自無推諉延拖之患不過費該曹些少紙筆而事可完矣若曰事貴詳悉合有參討之員則藝文館官員自是李植僚屬而上下番外無他職掌可令與之同事此則非如別置剩員之比至於書役則槐院玉堂皆李植所管

擇其中能書之人分寺寫完恐或便當臣久病垂
死之中精神昏昧固知無足採者既承 下問不
敢不略陳所見以俟 聖裁

再議

臣之妄意初以爲 先朝實錄受誣已甚不可不
釐正而設局撰集同於史例推諉延拖糜費可慮
且不無惹生鬧端之憂李植前劄所陳收拾野言
家錄折衷筆削附藏史庫云者甚合今日事宜故
敢以尊責一人之言率爾陳達今見劄辭其不敢
獨當此事亦是李植自處之當然也竊見韓愈文

集載其所撰順宗實錄五卷皆出韓愈之手而其中又稱令狐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云以此見之可想唐朝修撰亦皆專屬一人非特司馬光修綱目一事可爲援例而已况今日所議不過掇拾閭巷聞見以補史文闕略就令撰完不過野史小說中稍備者而已與史例自不同恐非李植所當辭也若以考閱使喚等事爲難便則該曹參酌定奪以便集事恐亦無所不可臣非敢妄干朝議姑陳所見以俟 睿裁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六

遲川先生集卷之十七

雜著

追崇奏文 壬申

朝鮮國王臣姓某謹奏為禮重繼序情切顯親懇乞 聖明推恩所生 特許追封事臣竊照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君珒廢疾不得立次且無嗣次曰光海君某是為廢人次曰定原君諱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祀之託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妃金氏之命入紹祖統而請于 朝廷得完 封典

感戴 皇恩銘骨難忘顧惟臣既受命 皇上忝
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疆場多
事未卽據例奏請禰位有缺殊稱不加人子至情
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古禮旁支入繼謂之為人
後以孫繼祖謂之為祖後為人後則重在所後故
不敢顧其私親為祖後則父雖蚤卒而得列於正
統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凡人有
祖然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受國於祖而不
禰其禰以祖當禰則名實各異倫序不明其何以
為國乎謹查成化十一年臣先祖康靖王以其本

生考懷簡王為世子蚤卒遣陪臣金礩具奏請封
憲宗純皇帝嘉其誠孝　降勑褒美　頒賜誥
命東土之人至今榮之況臣有所後祖而無所後
父尊父承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言順事當
而理直情禮俱伸恩義兩全亶在此矣臣叨守藩
服效蔑涓埃而又望　推恩之典臣之愧懼於此
實多而仰恃　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差煩籲伏
乞　聖明下該部通查舊例參考禮典　寵賜爵
誥臣母具氏並　賜誥命以廣孝理以序天倫茲
實　皇朝之　寵典而小邦臣民之至幸也臣不

勝兢惶隕越之至緣係禮重繼序情切顯親懇乞
聖明推恩所生 特許追封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右謹奏聞伏候 聖旨

移陳都督咨丁丑

朝鮮國王為歷陳小邦敗亡情節以備台覽兾蒙
矜察事先該上年春間瀋陽差人龍骨大等持諸
王子及蒙古王子書来議稱號事小邦據義斥絶
等項已經咨報島鎮轉奏 皇上至蒙 降勅褒
諭當職不勝感激振厲即差謝 恩使臣擬待翌
年氷解發遣一面申飭邊臣繕城添兵日夜待變

去後果於本年十二月初九日義州府尹馳報㺚
兵約三萬餘騎到鴨綠江越邊三處屯住得此又
於本月十一日平安道節度使馳報㺚兵不記其
數乘夜氷渡過諸城不攻直向大路勢甚熛疾本
州城中守兵皆步卒不得出城追擊不得已從間
路馳報等情得此當職與群臣相議以為本國西
路重鎮惟安州一城彼乃不顧而過日行數百里
此必乘虛直擣計也即發急傳催徵水陸兵馬勢
未及赴當職亟謀移避于江華本月十四日朝令
大臣一員將廟社神主及宮人王子文書服用等

物為先打發當職與世子及宗親文武百官帶領
親兵數千隨後發行纔到南城門探騎報稱彼先
鋒已到京城七八里地以一枝兵繞出陽川江邊
此蓋先料當職必往江華經先遮截者也當職旣
與廟社一行相失計無所出荒忙東馳入廣州南
漢山城駐泊本城在京城東三十里形勢險絕前
此數年築城儲粮擬為江都聲援埰堞粗立資實
未完而倉卒無可往且得拔身保險夜間徵召傍
縣兵又得數千名併隨行文武百官及胥徒僕隸
分把各堞去訖十五日朝先鋒已至城下先以輕

兵把截四面要路以防逆脫十六日大兵攔入京
城城中人物財畜盡為所擄當日進圍本城旁肆
殺掠當職縣視城中粮餉僅支四十餘日薪芻僅
支一朔凡百器械齟齬無比當職親巡城堞激諭
忠義將士見君父危急無不涕泣思奮誓死固守
以待外援本月三十日又有大兵從北來籠山絡
野不見際畔正月初二日差人龍骨大到城下投
示檄文一紙該寫大清國寬溫仁聖皇帝詔諭朝
鮮國王我 兵先年東征兀良哈時爾國起兵邀擊
後又協助 明朝荼毒我國然我猶念隣好竟不

介意及得遼地爾復招納吾民而獻之　明朝朕
赫斯怒丁卯年興師伐爾者以此曾亦恃強凌弱
無故而興師者乎邇來何故反喻爾邊臣有不得
已權許羈縻今以正義斷決卿其曉諭列邑使忠
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僉願從征等語今朕
親統大兵來征爾何不令智謀者效策勇敢者自
願從征而身當一戰哉朕既不恃強大毫不相犯
爾以弱小之國反擾我邊境採蔘圍獵者何故朕
有逃民爾輒納而獻之　明朝　明朝之孔耿二將
來歸朕兵至彼應援爾兵放鎗砲截戰者何故是

弄兵之端又啓於爾國也朕之弟侄諸王致書於爾何故云從来無通書之例又外藩諸王致書於爾爾竟拒而不納彼乃大元皇帝之後何不如爾大元時爾朝鮮納貢不絶今何一朝自高如是也其不納来書爾之昏暗驕傲至此極矣朕既以弟待爾國爾愈作背逆自成仇敵陷生民於塗炭抛城郭棄宮殿致令妻子分離不能相顧僅以一身遁入山城縱命延千年有何益哉欲瀹丁卯之辱壞目前安樂自招其禍以致遺笑於後世似此之辱又將何以瀹之乎既欲瀹丁卯之辱為何縮頸

不出甘效婦人之處閨閫也爾雖潛身此城意欲
偷生朕豈肯縱爾乎朕之內外諸王及文武諸臣
勸進朕以帝號爾聞之乃云是豈我國君臣所忍
聞者何故夫帝號之定否不在爾也天佑之則匹
夫可為天子天禍之則天子即為獨夫乃爾之出
此言也亦甚肆妄矣且背盟修築城垣待使臣之
禮頓衰又令去使見爾宰臣欲設計擒縶者何故
父事 明朝圖謀害我者何故此特數其罪之大
者其餘小嫌更難枚舉矣今朕提大兵而來以勦
爾之八道試觀爾父事之 明朝將何以救爾乎

豈有子忍倒懸而父不之救者乎不然是自陷其民於水火之中耳億兆之衆寧不飮恨於爾哉爾若有詞不妨明告又將先年本國戒諭邊臣文書一度一併投示該國邦運不幸卒值丁卯之變不得已權許覊縻而十年之間谿壑無厭恐喝日甚此誠前所未有之羞恥也含垢忍痛思欲一有所奮以滌此辱者豈有極哉今者此虜益肆猖獗敢以僭號之說托以通議遽以書來此豈我國君臣所忍聞者乎不量強弱存亡之勢一以正義斷決郤書不受嚴斥其辭胡差等累日要請終不得接

辭至於發怒不辭而逋去都人士女雖知兵革之禍迫在朝夕而反以作絶爲快況八路若聞朝廷有此正義之舉危迫之機則亦必聞風激發誓死同仇豈以遠近貴賤而有間哉卿其曉諭列邑使忠義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願從征期於共濟艱難以報國恩事有旨末端題云此一紙是崇禎九年三月初二日左副承旨鄭與平安道觀察使洪姓者被我使臣得之據此當職即委送一書詰其負約舉兵事狀去後本月十七日龍骨大又來再投檄文該寫來書云責之太嚴反有乖於兄

弟之義豈不爲上天之所恠乎朕以丁卯盟誓爲重曾以爾國敗盟之事屢加申諭爾不畏上天不恤生靈之塗炭先背盟好與爾邊臣之書爲朕使臣英俄兒代等所得始實知爾國有搆兵之意朕輒對爾信使及衆商人云爾國如此無狀今將往征可歸語爾王以下至於庶人蓋明諭而遣之非以詭譎興師者也且備書敗盟啓釁之事告之於天然後舉兵朕若似爾負盟自畏天譴也爾實背盟故降之灾殃爾何反似漢不相關之人猶以天之一字強相附會哉又云壬辰之難朝夕且亡

神宗皇帝動天下之兵拯濟生靈於水火之中天下大矣天下之國亦多矣救爾難者只 明朝一國耳天下諸國之兵豈盡至耶 明朝與爾國誼寔無忌終不能已今既困守山城命在朝夕猶不知恥出此空言何益哉爾欲壞兄弟之好謀動干戈練兵繕城修路造車預備軍器惟俟朕西征之日乘間窃發欲荼毒我國朕非無故興兵圖滅爾國圖害爾民也興兵之故正欲伸理曲直耳今爾與朕為敵我故興兵至此若爾國盡入版圖朕豈不生養安全者乎且爾所言與所行甚不相同内

外前後往來文移爲我兵所得者往往呼我兵爲
奴賊此盖爾之君臣素號我兵爲賊故啓口之間
不覺至此也但聞潜身竊取之謂賊我果爲賊何
不擒捕之而置之不問耶爾之以口舌詈人謗所
云羊質虎皮者誠爾之謂也我國每以行之不逮
言之不怍爲戒孰若爾國欺罔狡詐奸僞虛誑詭
入日深恬不知愧如此其妄談無忌逞者豈爾欲
坐耶出城歸命欲戰耶亟出一戰等字採據此爲
照本國與皮島聲勢相依彼常有顧後之慮視若
背芒而前後本國文書動被諜得蓄怒含藏俟時

而發至於親率諸王子蒙古王子傾國遠來與小邦修隙而曾不卹寧衛島鎮或撓或救之勢者則誠非始慮所及也以彼兵力之盛其視彈丸小城奚啻泰山之壓卵而但以先據地勢將士晝夜拒戰時出銳卒依險發砲殺傷甚多彼知城未易攻乃於城外砲射所不及處設柵掘塹架木為屋以示持久之狀日夜警守令內外不通而分遣甲騎迎擊援軍忠清道觀察使鄭世規兵到本城南三十里全軍覆沒僅以身免江原道觀察使趙廷虎兵到城東二十里山頂合戰一日而敗忠清道節

度使李義培慶尚道左節度使許完右節度使閔
林合兵到城東南三十里兵敗皆死全羅道節度
使金俊龍兵到城南四十里地保險相戰終不能支
乘夜潰走全羅道觀察使李時昉慶尚道觀察使
沈演等兵繼至聞四將敗亡皆望風自潰副元帥
申景瑗自寧邊赴援兵敗被擒都元帥金自點自
黃海道赴援且戰且進兵多散亡只領親兵數百
到城東七十里楊根峽中依險自保咸鏡道觀察
使閔聖徵咸鏡南道節度使徐佑申北道節度使
李沆千里赴援人疲馬困皆入楊根峽中為彼大

兵把截蓄縮不敢前平安道觀察使洪命耇節度使柳琳從間路赴援到江原道金化縣爲彼兵所攻命耇敗死陣上柳琳收餘兵力戰勢不敵而走自此本城之外未有蚍蜉蟻子之援將士晝夜乘城不得番休天寒大雪凍死相継掘木根以供炊撤屋蓋以飼馬糧餉且盡併日給食以圖延活而士卒日益飢困彼見城中勢急或建旗招降或送人誘脅城中皆不答稍前則砲矢亂發彼謂本國抵死堅守者以廟社神主及王子二人百官家屬公私蓄積皆在江都所恃以爲後圖者獨此耳乃

令九王子及孔耿尚諸降將圖襲江華彼軍中原
帶冶匠木工而本國東西江船匠被俘者亦多遂
取江上屋材董造輕船八十餘隻陸地曳運潜置
甲串津口此時江華亦有舟師防守而謂敵兵至
者必從上流浮下而江氷未解保無他虞殊不以
爲意彼兵以正月二十二日乘其忘備先以大砲
臨江齊發十里之内所觸皆碎舟師及岸上軍皆
驚駭失措彼以所運小船促櫓齊渡其疾如飛忠
清道水軍節度使姜晉昕江華留守張紳撿察使
金慶徵皆引船退走原任左議政金尚容聞變自

燒殺島中大亂廟社神主當藏妾張氏世子妻姜氏及子 鳳林君諱麟坪君淯并其妻被俘從行諸臣及百官家屬并被殺掠城郭宮室倉糧器械一時燒夷又於二十三日夜大兵以雲梯薄本城三面城幾陷賴我軍血戰殺傷千餘人然後乃退本城東南地勢稍緩故曾前別置砲樓分兵把守使敵兵不得近城彼以二十四日并力急攻燒毀東砲樓則我據險之勢反為彼有乃依堞藏身以紅夷大砲向城直放又造飛樓四坐進薄東城益不可支二十六日將江華所俘宗室內官等來

示城下將士無不沮喪城中見糧尚支十日當職
躬諭將士欲以糧爲度而城中洶擾不可復戰本
月三十日東城爲大砲所壞事勢已去更無奈何
當職只欲引分自剌以謝　皇恩而宗族百官咸
謂江都旣隔此城又被屠戮則李氏血屬更無噍
類不如斯須含忍觀勢圖存當職不能自辦因循
顚沛畢竟共就拘執本城被圍凡四十六日而諸
道援兵旣敗之後彼兵四遠蹂躪自忠淸道江原
道以及全羅道初面州郡酷被兵禍而湖南遺卒
乘時作亂迫逐守宰焚刼官府公私波蕩蓄積一

空其得全者只慶尚一道而已二月初二日始投兵十五日畢渡漢江而被俘人口無慮五十餘萬分四路作行以便芻糧而到處留連恣行掠奪深山窮谷無遠不到被搶之患甚於來時一枝兵仍執世子及次子等夫妻并其僚屬置諸軍中從大路以去一枝兵踰鐵嶺出咸鏡道渡豆滿江以去一枝兵由京畿右道山路至平安道昌城碧潼等地渡鴨綠江上流以去一枝兵自漢江乘船下海悉取沿海舟楫以真鏈及孔耿所領遼兵參雜裝載仍脅本國西路敗卒張其聲勢以圖皮島先犯

前港不利潛取小船乘夜陸曳踰蛇浦後嶺下海
暗襲島後以致島中陷敗諸將血戰致命士民魚
肉禍變之慘尤不忍聞當職區區爲 皇朝守義
之心反爲挑釁强隣貽禍本國延及皮島以重我
皇上東顧之意更何言哉更何言哉小邦臣事
皇朝垂三百年 太祖高皇帝定其始封 列聖
繼述恩典加隆至於萬曆再造之 恩浹人肌髓
環東土大小臣民父父子子世世感戴期以死報
德至于不肖之身遭罹厄會事乃大謬自從丁卯
以來覊縻緩禍苟支時月十年于玆及其兵勢益

殲受逼滋甚狷隘之性久不能堪至於差人議號事端頓異一言酬應後更難處不量強弱輕爲斥絶加以師言漏洩自促禍機一國蕩殘萬姓塗炭子婦臣僚俘幽異域身留空城命懸虎口喘息呼吸不得自由魄消體鑠偷活度日雖欲復齒人倫不廢宗祀殆未可望也大抵徒兵東出者號稱二十萬而約不下十數萬西徒蒙古就食而來者又不在此數彌滿數千里有摧山倒海之勢誠非小邦所可敵至於殺身成仁以報　皇恩者則猶是當職自勉處而上懼先祀之永殄下閔生靈之殲

盍不早自裁蹉跌至此盲人雖不忘視誰爲開瞙瘦人雖不忘起孰爲點跟天地廣包而自陷於坎井日月高照而自蔽於窮蔀含哀忍痛無所告訴擬欲專差渡海具陳小邦情狀以俟鈇鉞之誅而危機纔脫禍端未已心在必東勢難自拔瞻望雲霄第增哽塞仰惟督府仁心義槩或賜憐悶恕其迹而察其心者區區之願也情隘辭蹙不知所裁

敎諭八道書

予以凉德忝居大位於玆十有五年運命旣險國步多艱連遭變故再致播越貽毒生靈罔已不忍

天方降割人不懲亂惟思大義之當守不悟奇禍之荐臻孤城月暈自冬徂春守卒不足則儒臣編於行伍儲餉無多則半菽充於軍食甚至撤屋以當薪採根以供炊危急之形日甚一日然且慰勉將士誓死固守以待外援及至湖嶺五陣相繼敗衂西北諸軍頓無聲息飛砲攻堞所觸皆碎計口筭粮旬日難支當此之時君臣上下指日待亡尚幸二子一孫陪奉 廟社越在江都臣民之托猶有所望豈料人謀不臧天塹失守使三〻不忍一日之恥膠守匹夫之諒則李氏血食於斯絕矣以此

較彼罪有輕重故二三大臣詳延勉予事有媿於素心顔實厚於今日嗚呼重圍弱卒有甚白登之危屈意圖存僅免青城之厄國雖未亡人謂予何輕煖肥甘人情所安而今予啜菽糲飯無異庶賤矣慈愛眷戀天性自然而今予二子兩婦並已北行矣顧予深痛不在于茲職爲司牧躬自失道罪由一人禍延萬姓使赴難之士長爲戰塲之寃魂無辜之民盡作異域之俘虜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叩胷呼天在在皆是爲民父母責將誰任是用益痛含酸五内如割中宵不寐言念往愆可悔之事

不一其端繕鍊甲兵思以備患而村閭目此而不安貿聚米穀思以蓄餉而民力目此而大困褒尚名節所以勵世而浮議因此以益滋程督福後所以警頑而暴吏因此以得逞朝多阿比之習世之淳厚之風究異迭見予不知懼怨咎朋興予罔克聞良由天性庸暗故不知要求以適治反趋于亂不待大兵之加而國已病矣傳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詎不信歟今欲痛懲宿弊悉蠲苛政去黨捐私以回公道務農息兵以保餘民咨爾八路士民薦紳大夫其諒予不獲已之故無以既往之咎

而遐棄予上下協心弘濟艱難以迓續天命無墜
我太祖太宗餘業其自今日始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祭箕子文

崇禎十一年某月日敢昭告于殷太師之靈恭惟
太師以王室之至親閔宗國之將亡言不見聽義
不忍去佯狂爲奴以避其禍及周之興進陳洪範
以明大道退處東藩以示不臣易曰箕子之明夷
利貞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千載之下知太師之心
者其惟周公與孔子乎惟我國家父父子子君君

臣巨禮義之俗不讓中華太師之教使之然也不
辛今日中國不振北方強盛兵威所加勢有難支
而寡君守正不屈死守孤城垂四十日及其糧殘
食盡朝夕且陷不得不爲宗社生民之計此亦明
夷之會而剝貞之心也夫以弱服強勢所難免祖
宗血食義難殄絶獨有助兵之語將不利於中國
從之則倫紀斁絶不從則危亡立至以此寡君食
不甘味寢不安席恭辭厚幣冀或感悟益實出於
至誠惻怛之心伏願太師鑒此赤心庶垂眞佑俾
得成事而還則東方君臣再免左衽之歸而大師

之德之教將與天壤而共無窮也某等受命西行路過聖廟欽想太師之德敢念寡君之心不勝區區懇悃猥以酒果恭伸奠獻誠意所孚有感必通

尚饗

題書帖後

庚辰三月七日與家兒後亮閱篋中故紙得故李相公白沙書幾幅申相公玄翁書幾幅張相公谿谷書幾幅始余少時受業白沙玄翁之門而與谿谷爲道義交平居往復書牘無不收藏以爲篋珍丙子兵亂家藏圖籍盡付回祿而此紙幸全豈嘿

燼之餘噫意亦異哉余爲之執紙流涕者久之因命後亮糊紙作帖以便披覽傳諸子孫三賢筭草雖差備一代宗匠其文章事業各有不朽者存斷行殘墨烏足爲重輕而爲此者特寫余愛慕之情尒南雙湖其書幾幅李正郎麟奇書幾幅并附于後雙湖於我爲族祖李公於我爲先友皆以翰墨風流爲世所重云

求慕還齋記 子趙校理重卿 (壬午)

少而志學老而無成默計平生悔尤山積嘗有論語至四十五十而無聞斯亦不足畏悱然自沮及

觀莊生所稱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又云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又自嘲曰五十知非雖已過矣六十而化吾亦庶幾焉遂名其齋曰慕蘧願得一言以自警省

蘧伯玉事跡雖不可考孔子稱其爲君子而使者之對孔子則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朱子解曰進德之功老而不倦亦可以想見其人也

舞雩亭記 癸未

有一言而可以驚動千古鼓舞儒林者曾點言志之對是已蓋聖門之教不越乎修己治人之道則

沿沂風雩特一閑人事耳宜若無取焉而夫子喟然之嘆獨發於曾點至宋二程先生師事濂溪周先生函丈授受之間又有默契於斯焉者故其言曰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之意則吾夫子家風亦自有超然於日用事爲之外者哉曾點死已二千餘年而魯之距東國又萬餘則其地與其人皆不可得以見得其名之偶同者而寓吾意曰是而想其人而慕其志則亦庶幾焉沿洛東江而上直尚州治之北二十許里曰有與區焉山擁而水回內邃而外曠泉石之賞艶稱一邦盖

古沙伐王所宮故老相傳謂之雩潭有龍窟於潭往往能作異人憚不敢近郡城蔡侯見而悅之定為專壑之計人多止之者侯笑曰地名應吾名宛有天緣安知非造物者故為藏秘以有待焉且龍亦物也豢擾為既往家焉則龍已遁避久矣於是鋤荒鏟穢益樹竹梅栢栗將終老焉環居皆山也其景秀而奇者曰自天之臺東石而起矗矗一千雲地太高難久居其下有壇焉石勢夷曠可坐百許人遂結茅為屋扁之曰舞雩而標題十景以侈之既又自更其字為詠而盖所謂因其名之同而有

慕焉者也當其春日正暖江山增麗巖花交暎澗柳爭妍游鱗活潑百鳥嚶鳴村童野老後先其行提壺挈榼隨意遊賞跨龜巖窺龍穴履玉柱徵異石倚層壁攀垂松濯垢清泠之淵振衣千仞之岡逌而逍遙乎舞雩之上洗盞而酌鼓瑟而歌神融形釋合於太和然後知蔡侯之所慕不獨于其名而于其樂者矣雖然曾點實未易言也身遊聖門親被時雨之化見識逌邁胸次灑落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是不待三春之麗景舞雩之佳興而其樂自足也然則欲樂曾點之樂者亦在夫

求其所以樂而反之於心焉耳嶺南卽我鄒魯之
鄉而蔡侯又爲嶺南名族其先祖懶齋文章風韻
至今照暎耳目侯又聰悟明秀博涉書史嗜古癖
奇恥名一能偏門外道靡不傍通已乃悟曰君子
多乎哉遂取一部古易以爲床頭之翫盖將刊落
華僞要歸諸本實由是而充之勉勉不已庶見曾
點之樂不外乎吾之方寸而今之舞雩猶古之舞
雩也向者造物所爲藏秘靈境以待其人者果不
爲無意矣但曰其名之偶同而已哉歲癸未蔡侯
以華扁之術從儲君於浿河之西余時羇滯旅舍

愁寂無聊日與蔡侯遊處每聞雩潭山水之奇絕曁侯卜居命亭之所以未嘗不神徃名區而寥寥然古之人也蔡侯托余為文以記勝迹余既多蔡侯之志而欲進之以孔門之真樂為此說以勗之云

贈李秀才敏章序 甲申

士之生世所貴乎忠信之美質而其所成就多賴於父兄之嚴訓幼而無聞長益鹵莽則雖有美質鮮能自拔於流俗所稟既粹美又生於賢父兄之家矣而志有未立則亦且因循惰慢終未免為鄉

人其可懼也夫吾友李相國鳳巖家有肖龍之虎而吾所見者其長也其為人也氣醇而性慤言訥而行敏而又早服詩禮之訓恂恂謹飭有良士之風可謂稱其家兒也然士之所以為士者不但止於李生所有而已則吾其可不責志於李生乎李生方從事於舉子業舉業者士之所繇而發身古之君子多屑就焉何可廢也唯其志之專在於利祿而汲汲焉故其業甚陋遂與道歧而為二此俗儒之弊也舉子之所誦習皆古聖賢書而其所治文字大抵修身治國之道使其志先立乎大者則

科塲之業足資學問之功誦一卷書作一篇文皆可以長人格價見識旣通其發之於言也自然高出等夷繇是而出身行道沛然有裕不習而无不利矣如曰吾且先業乎此而後求諸彼則是甚惑已天下固無二道又豈可須臾離乎哉噫資性出於天賦敎化關於父兄非吾之所可力而致者而李生皆有之矣其在我而當勉者又烏可忽焉道德仁義謂之天爵而性於我者也軒裳簪組謂之人爵而命於天者也性於我者求之則必可得命於天者求之不必可得吾願李生毋專於不必可

得而務求其必可得毋恃其不在我者而勉其在我者不既合於君子之道乎吾已荒落矣贈人以言其何敢焉特以相從之久愛其人而思益其人又感其請之勤勤聊以此勗之云

復箴十二章 甲申至日

群陰剝盡天地閉塞幸有微陽逾月斯積于半雷動天心孔仁玄感粟烈内含陽春

一元統體二氣相循消長之際淑慝攸分惟聖作易扶抑異宜姤戒女壯復喜朋來茲皆天意匪出人為

人有此心理涵其中虛明甚壹有感斯通曰義與仁道所由立于動于靜德與天合桎梏皆蒙嗟彼衆人情熾欲蕩遂喪其真

惟心本靈惟性本善日夜攸息其端可見善而勿闕泉達火燃是謂剝亥乃應乎乾

在昔顏氏厥惟殆庶有歉于中罔或弗悟既悟斯改風迅雷疾復于不遠果獲元吉

惟顏之過一念之微人所罔覺自心獨知紅爐點雪應時即化既仁且勇與聖爲亞

嗟余晩出所希惟賢惟其薄劣秉德不堅内欠主

守外為物遷不無萌孽朝悔夕然過由於心而著
於行日循情慢濩熟視聽六十年間如醉未醒
客土羇危值兹陽復追惟曩素盖多懟惡道豈在
他求之則是為之猶賢毋曰耄矣
庸言必擇庸行必謹可窒匪慾可懲匪忿幽獨之
居如對神祇意念之萌精察毫釐毋好小慧以傷
直性毋行可愧以忝明命善欲入知卒陷自欺過
而務掩其過反滋作止語默務循天則一洗舊習
庸新厥德
譬諸適國必問通塗擿埴冥步終墮榛蕪知至知

經聖謨諄諄目視足行同歸一津載道惟書體道
惟身眞切玩味會之以神
太極之妙在吾方寸動無不該靜惟其本惟誠惟
敬指南斯存涵之以一義厥靈根助則氣暴忘則
理昏游泳從容待其自純
循是而往毋敢少替遠猶可復頻斯爲厲天惟无
妄隨物有與復焉而誠夫誰汝禦慾轡回轄其自
今始斯言匪謾惟以自矢

復箴後說

或有難者曰知行有先後易置何也余應曰因自

家切己病痛而鍼砭之所以救其偏也若論為學
常程固不如是也致知多端專言讀書何也古者
師友講明無非此事讀書乃其一耳今師友道絶
久捨讀書則無他得力處故也存養最後何也先
明乎理而克其私然後方可言主静工夫不然而
見識昏塞私意紛擾以此求静譬猶蒸沙欲飯必
無益矣且省察存養首尾相因主敬工夫通貫動
静固未嘗偏落一邉也繼以无妄何也理本无妄
无妄天之道也惟其理為物昏所以念念而皆妄
事事而皆妄復者求去其妄而復於善也一念之

善即一念之无妄也一事之善即一事之无妄也積而至於純誠斯立矣故曰復則不妄學者所當深體也既以此爲答仍并錄之以自省云

與趙判書飛卿書 飛卿趙相翼字

頃日人聞令患痰疾旋聞良已病伏以來不與朋友相聞聞久矣其未得一字致意勢所然也區區嚮往之私何嘗不往來左右乃者辱惠書示喻勤懇令人感愧交并賤疾已成積年沉痼自是平生之疾平復之期頓無可望兄書所云殊欠實狀耳僕少時專學詞賦不治經書即無論五經四書

亦未通讀心常慊慊常自謂俗儒治經口讀耳不猶愈於全不讀者乎見人說經輒肆然發憖中間亦嘗有志於此而疾病爲祟晩而奔走於仕路益與書籍相疎昇處以來萬事廢絶褁病旣甚於世間一切嗜好自覺淡泊頗有反本源底意思始取四書數回看閱每對卷時不無感發之端而掩卽忘之桑榆已迫志慮自衰有何一分得力處只自悼耳間有所疑往往略爲劄錄思欲就質於人旋思考閱思索非病人所宜且今所患在於行之不力不在於知之不精古人說話明白易見處亦不

能受用則訓詁文義疑則闕之不必強求通解遂復廢閣不爲此亦老人精力旣倦不得復遵古人讀書之方耳兄所謂有所論述者必指此而言而亦是傳者之失實聞來益覺汗顔四書諺釋從前未曾留意今承兄示必有所見而不敢遽有皀白兼見經書懸吐太涉拘曲若依東皐漢書吐法稍加隱括庶幾不遠於古人句節之法未知兄見亦如是否各抱羸疾無路合并只增悵然而已前書稽答數月心甚未安力疾作此亦不能一一姑希兄諒謹拜狀

寄後亮書

辛晉翼來見二書李應徵又傳一書雖皆同時出慰則信也信後消息且復何如惟明後不久當還苦待此行汝書云本來面目只於恍惚間看得依俙此乃工夫未熟而然也汝能覺得如此亦見日間點檢省察之功深可喜也陽明書云心本為活物久久守着亦恐於心地上發病此必見得親切自家體驗分明故其言如此以陽明之高明猶有是憂况汝方處逆境心事何能和泰如平人耶此時遷下刻苦工夫過為持守或轉成他病亦不可

不慮但就尋常言動間時加提掇不使此心走放往往靜坐黙觀認取天機之妙常使吾心之體妙合於鳶飛魚躍之天則雖在圄圄幽縶之中自有咏歸舞雩之趣自足以樂而忘憂矧汝起居飲食猶得自由所與接者言語風習雖殊亦莫非吾之同胞而其所得於天之五性七情與我未甚相遠豈不愈於木石麋鹿之與處者耶抑所謂本來面目常涵於虛明澄澈之地而發見於喜怒哀樂之間古人用功所以無間於動靜而日月寒暑之代謝風雲烟雨之變態莫非道體流行之妙而與吾

方寸知覺之用上下同流滚合為一但能覺得到
此而常常體認則所謂依俙者自然分明所謂恍
惚之間者自然恒久純熟矣吾非臻此境者但心
之所存常在於此亦覺往往有得力處平生遭憂
患難堪非一二賴此得不至大狼狽故為汝言之
庶他日父子相逢各言其别後所得多少而為一
番刮目相對地耳鳳吉昨從肅川来聞誼弟頗能
安頓欲使留待數朔然後方有進退也餘在别紙

完山崔氏姓會軸後叙

先祖選部典書暨完山君墓在清州之北蓋二百

有餘年歲乙酉余因沐浴來到州境牧使德會公
亦以宗姓出守茲土官辦祭需偕余展謁先墓前
事發書告于諸宗姓之在近縣者至期咸集以七
月甲子詣典書墓昭穆序列行三獻禮是日適雨
丙寅又詣完山君墓行禮如初退而飲福于其下
余告諸宗姓曰吾先祖敦德潔行俱爲麗代名臣
載在國乘而子孫世世不絕沿流推源實出于一
今其與茲會者靡不油然有孝悌之心眞一段盛
事是惡可以無傳也皆應曰然遂屬牧使公粧成
卷子列書參祭人名字年甲及其所居家藏其一

以備後日覽觀庶毋忘尊祖敦宗之意云乙酉七月十七日十一代孫領議政完城府院君鳴吉謹識

祭文 祭清州先塋

種德餘祉垂蔭後昆支分千派本同一源載瞻墟墓有惕于心恭伸菲薦庶賜降歆

象村集跋

右象村集若干卷始先生旣下世胤子東陽公諱其平日所著詩文印行于世詞壇諸老各爲序文以引之旣又以爲活字所印傳布不廣遂與其從弟翊亮謀再加删定鋟梓于湖南之詩山而屬鳴

言爲跋文鳴吉以不文辭且曰先生之名昭載簡策將與天壤俱敝而先生之心則渾然同於太化而不可得其託於文字者特其緒餘耳糟粕耳又烏用贅語爲哉東陽公督之不釋曰雖然不可無一語鳴吉竊惟世之所謂不朽有三曰道德也功業也文章也於此有一焉皆足以立名傳後而其能兼而有之者蓋曠代希覯也然是三者又皆本於一心苟無其本文章止於詞藻功業流於雜伯而所謂道德者亦歸於假珉售玉烏足道哉先生聰悟絶倫博極羣書少嬰羨疢宅心虛靜默觀天

機深造玄奧發為文辭隨意淋漓如水之有源木之有根贍暢敏妙自成一家高風雅範為士林所宗中遭否運十年遜荒研精覃思多所論著嘉言載於求正録與義著於先天窺管而變後吟詠冲澹清曠長一格價殆與陶韋並駕 聖上龍興羣賢畢進先生以 先朝宿望最被 恩遇一歲之內由冢宰入台鉉時值國家多故廷議紛紜談是非者各主其意見論治道者多務於更張焱起蠭發上下眩於取舍而先生以冲和恬靜之道談笑而裁之端委巖廊彌綸百度惟其存諸中者泊然

而不起故其應於外者沛然而有餘不屑屑於事為而世道有賴至今論中興名相先生為稱首夫老氏得易之體邵子得易之髓先生之學靡所不迫而自有契悟之處執德之柄而殆庶乎無迹故識透玄微而不自以為高文雄一代而不自以為多業弘經濟而不自以為有要其歸則向所稱三不朽者惟先生為能庶幾焉盖此心之妙隨其所養各有其用而不可槪量者如是夫仍記嗚吉年十七時挾册就正于先生之門先生諄諄誘掖期待不淺一日出示性理羣書一帙又為小絶以勉

之其於發蒙之惠見知之感誠有不敢忘者而世故推遷白髮已種種矣今觀遺稿徒有望洋之歎因并識其所慨于中者以復溧陽公云

馬經跋

地用莫如馬而有國皆咸重之周禮夏官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巫馬掌養疾馬而相醫而藥攻蓋五臟之相勝六氣之相感均適則安而乖戾則病者人與畜一也徒飲食之而不知所以醫治之方其可乎古者馭馬稱王良相馬稱伯樂醫馬稱馬師皇是皆有絕藝妙識與神相會殆非智

巧所及也太僕舊有馬醫方頗患疎略國人所習
不過糟粕俗傳而已完豐府院君李公曙以元功
際遇隨事盡職及為太僕提調約束胥徒修擧廢
墜旣謹其喂飼而審其診治又求諸中國得馬經
四卷其書首載軒轅與馬師皇問難之語次及良
樂東溪諸人之言其所論臟腑氣血之會形證色
脉之法暨施鍼投藥避忌佐使之方略與素問靈
樞諸書相出入參之以人而悟之以理條目詳備
指脉明白使人按圖考訣瞭然在目隨証施治百
不一失所謂妙識神會非智巧所及者非耶李公

旣得是書擬鋟梓以壽其傳而又屬余爲跋噫李
公之心其周官巫馬養疾馬之遺意歟余擬見六閑
神驥孔碩且蕃而騋牝三千之詩復作於今日然則
是書之刋在李公固爲餘事而亦不可以無識也已

遷川先生集卷之十二

三儀

六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